

詩

藪

詩數序

新都汪道昆伯玉撰

夫詩心聲也無古今一也顧禮由化  
異材以人殊世有推遷道有升降說  
者以意逆志乃為得之耳視則凡自  
巧則詭抑或取諸口給而無所概括  
心其無當均也元美雅多元瑞來者

此其先鳴余既傾其索於婁江則信  
姍于詩矣乘舟接席相與揚摧古今  
覈率支程殿寂旦暮千古以神遇之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斯人之謂也聞  
者或睨元瑞名殆干盟主邪吾兩人量  
弗聞也者而心附之姑俟論定奄及  
五載青會嚴陵元瑞出詩藪三編凡

若干卷蓋將軼談藝衍卮言廊廡虛心  
探獨見凡諸毫倪妍醜無不鏡諸靈  
臺其世則自商周漢魏六代三唐以  
迄於今其體則自四詩五言七言雜  
言樂府歌行以迄律絕其人則自李  
陵枚舛曹劉李杜以迄元美獻吉于  
鱗發其櫝藏瑕瑜不掩即晚唐弱宋

胡元之籍吾不欲觀雖在糠粃不遺  
餘粒其持衡如漢三尺其握筭如周  
九章其中肖祭如庖丁解牛其取之  
色相之外如九方臯相馬未也嚴羽  
似高廷禮篤于時者也其所品選亟  
稱其大有功先是誦法于鱗未嘗釋  
手推尊元美畫從條貫三百篇十九

首而下一人乃今抗論醢時有出  
入要以同乎己者正之也即羽卿廷  
禮不耐不同以異乎己者正之也即  
元美于鮮不耐不異無偏聽無成心  
公而生明則自盡心始盡心之極幾  
於無心彼徒求之耳目心思僅得一  
隅耳吾將以是質元美無論聞者然

疑之

寓二酉園程百二書

詩數

內編一

古體上

雜言

東越胡應麟著

四言變而離騷離騷變而五言五言變而七言七言  
變而律詩律詩變而絕句詩之體以代變也三百篇  
降而騷騷降而漢漢降而魏魏降而六朝六朝降而  
三唐詩之格以代降也上下千年雖氣運推移文質  
迭尚而異曲同工咸臻厥美國風雅頌溫厚和平離  
騷九章愴惻濃至東西二京神奇渾璞建安諸子雄  
瞻高華六朝排偶靡曼精工唐人律調清圓秀朗此  
聲歌之各擅也風雅之規典則居要離騷之致深永



爲宗古詩之妙專求意象歌行之暢必由才氣近體之攻務先法律絕句之構獨主風神此結撰之殊塗也兼裒總纂集厥大成詣絕窮微超乎彼岸軌筏具存在人而已

曰風曰雅曰頌三代之音也曰歌曰行曰吟曰操曰辭曰曲曰謠曰諺兩漢之音也曰律曰排律曰絕句唐人之音也詩至於唐而格備至於絕而體窮故宋人不得不變而之詞元人不得不變而之曲詞勝而詩亡矣曲勝而詞亦亡矣明不致工於作而致工於述不求多於專門而求多於具體所以度越元宋苞

綜漢唐也

優柔敦厚則也樸茂雄深漢也風華秀令唐也三代政事俗習亦略如之魏繼漢後故漢風猶存六代居唐前故唐風先兆文章闢世運詎謂不然

裂周而王者七國也閏漢而統者六朝也竊唐而君者五代也七國所以兆漢六朝所以開唐五代所以基宋然七國六朝變亂斯極而文人學士挺育實繁屈宋唐景鵲起於先故一變爲漢而古詩千秋獨擅曹劉陸謝蟬連於後故一變爲唐而近體百世攸宗五季亂不加於戰國變不數於南朝而上靡好文下

曠學古故自宋至元歷年三百莫能自拔非天開明德宇宙其無詩哉

文章非末技也權侔警蹕功配生成氣運視以盛衰塵劫同其悠遠語其極至則源委於六經溯泝於七國浩瀚於兩都西京下無文矣非無文文之至弗與也東京後無詩矣非無詩詩之至弗與也

孔曰草創之討論之脩飾之潤色之千古爲文之大法也孟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千古談詩之妙詮也

世謂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吾以爲文人無出三

代文法無大六經彖象大傳一何幽也誥頌典謨一何雅也春秋高古簡嚴禮樂宏肆浩博謂聖人無意於文乎胡不示人以璞也夫周之所尚孔之所修四教所先四科所列何物哉

詩三百五篇有一字不文者乎有一字無法者乎離騷風之衍也安世雅之續也郊祀頌之闡也皆文義蔚然爲萬世法惟漢樂府歌謠采摭閭閻非由潤色然質而不俚淺而能深近而能遠天下至文靡以過之後世言詩斷自兩漢宜也

周漢之交寔古今氣運一大際會周尚文故國風雅

頌皆文然自是三代之文非後世之文漢尚質故古詩樂府多質然自是兩漢之質非後世之質

文質彬彬周也兩漢以質勝六朝以文勝魏稍文所以遜兩漢也唐稍質所以過六朝也

國風雅頌並列聖經第風人所賦多本室家行旅悲歡聚散感歎憶贈之詞故其遺響後世獨傳楚一變而爲騷漢再變而爲選唐三變而爲律體格日卑其用于室家行旅悲歡聚散感歎憶贈則一也雅頌閎與淳深莊嚴典則施諸明堂清廟用旣不倫作自聖佐賢臣體又迥別三代而下寥寥寡和宜矣

琴曲虞舜至文王猶閣帖蒼頡至大禹皆後人僞作  
無疑

四言之瞻極於韋孟五言之瞻極於焦仲卿雜言之  
瞻極於木蘭歌行之瞻極於疇昔帝京排律之瞻極  
於岳州夔府諸篇雖境有神妙體有古今然皆叙事  
工絕詩中之史後人但知老杜何哉

晉四言惟獨漉篇詞最高古如獨獨漉漉水深泥濁  
泥濁尚可水深殺我空牀低帷誰知無人夜行衣繡  
誰知假真猛虎班班遊戲山間虎欲齧人不避豪賢  
大有漢風幾出魏上然是樂府語非四言本色也

四言短章效三百長篇倣二韋頌體間法唐鄒變調  
旁參操植晉以下無論矣

四詩典則雅淳自是三代風範宏麗之端實自離騷  
發之

紆迴斷續騷之體也諷諭哀傷騷之用也深遠優柔  
騷之格也宏肆典麗騷之詞也

自聖門學詩大者興觀羣怨次則多識草木鳥獸之  
名然國風雅頌篇章簡古詠歎悠長或一物而屢陳  
言或片語而三致意蓋六經之文體要當爾屈原氏  
興以瑰奇浩瀚之才屬縱橫艱大之運因牢騷愁怨

之感發沉雄偉博之辭上陳天道下悉人情中稽物理旁引廣譬具網兼羅文詞鉅麗體製閎深興寄超遠百代而下才人學士追之莫逮取之不窮史謂爭光日月詎不信夫

昔人云詩文之有騷賦猶草木有竹禽獸有魚難以分屬然騷實歌行之祖賦則比興一端要皆屬詩近之若荀卿成相雲禮諸篇名曰詩賦雖謂之文可也屈宋諸篇雖道深閎肆然語皆平典至淮南招隱壘用奇字氣象雄與風骨稜嶒擬騷之作古今莫迨昭明獨取此篇當矣



食秋菊之落英談者穿鑿附會聚訟紛紛不知三閭  
但託物寓言如蘼芙蓉以爲裳紉秋蘭以爲珮芙蓉  
可裳秋蘭可珮乎然則菊雖無落英謂有落英亦可  
屈雖若誤用謂未嘗誤亦可以爾雅釋名讀北山雲  
漢則謬以千里矣余謂此論祇足供曲士一笑質之  
曠代當有知言王介甫黃菊飄零滿地金其却有病  
屈乃寓言王則咏物也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恍忽兮遠望觀  
流水兮潺湲唐人絕句千萬不能出此範圍亦不能  
入此閫域

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形容秋景入畫悲哉

秋之爲氣也僚慄兮若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模  
寫秋意入神皆千古言秋之祖六代唐人詩賦靡不  
自此出者

王孫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蟋蟀鳴  
兮啾啾漢凜凜歲云暮蟋蟀夕鳴悲齊春草秋更綠  
公子未西歸咸自此選出於騷往往可見

美人出遊九河全用騷詞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  
飛離哉翻亦本騷格賈馬諸賦不必言矣

騷與賦句語無甚相遠體裁則大不同騷複襍無倫  
賦整蔚有序騷以含蓄深婉爲尚賦以誇張宏詎爲

工

和平婉麗整暇雍容讀之使人一唱三歎者九歌等作是也惻愴悲鳴參差重複讀之使人涕泣沾襟者九章等作是也九歌託於事神其詞不露故精簡而有條九章迫於戀主其意甚傷故總襍而無緒

騷盛於楚衰於漢而亡於魏賦盛於漢衰於魏而亡於唐

以反騷視離騷以九懷視九辨以宓妃視神女以景福視靈光無論作述優劣較然求騷於漢之世其招隱乎求賦於魏之後其三都乎

漢詩文賦皆極至獨騷不逮然大風之壯小山之奇冠絕千古故不在多

四言盛於周漢一變而爲五言離騷盛於楚漢一變而爲樂府體雖不同詞實並駕皆變之善者也

世之有戰國也文之有左莊也騷之有屈宋也其時周之後漢之先也其業周之下漢之上也

三言之工蓋莫過於練時日天馬徠等篇自後述相祖述若繆襲韋昭傳玄輩第得其章句神奇與眇處頓爾懸絕漢人事事不可及庸詎五言

郊祀歌練時日天馬華燁燁五神象載瑜赤蛟六章

三言日出入天門景星三章雜言餘皆四言雖語極古與倘潛心讀之皆文從字順旨趣瞭然惟雜言難通計中必有脫誤不可考矣

饒歌曲句讀多訛意義難繹而音響格調隱中自見至其可解者往往工絕如卮言所稱駕六飛龍四時和等句是也然以擬郊祀則興象有餘意致稍淺

漢三言中可法者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牲蘭粟粢盛香尊桂酒賓八鄉○衆嫔並綽奇麗顏如荼兆逐靡○天馬來龍之媒歷閭闔觀玉臺○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百君禮六龍位勺椒

漿靈已醉○靈殷殷爛揚光延壽命永未央○游石  
闕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  
難以逝○芝爲車龍爲馬覽遨遊四海外○聖人出  
陰陽和美人出遊九河○泰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  
有德

郊祀煉辭煅字幽深無際古雅有餘饒歌陳寧述情  
句格崢嶸興象標拔惜中多不可解今人安世等篇  
多不點目寧暇此乎

饒歌朱鷺思悲翁艾如張語甚難譯而意尚可尋惟  
石流篇名詞義皆漫無指歸後人臆度紛紛終屬訛

舛翁離一章有脫簡非全首也

郊祀多近房中興眇過之和平少乏饒歌多近樂府  
峻峭莫並叙述時艱漢人詩文率明白典雅惟此稍  
覺不類亦猶書之盤庚易之太玄耳

元李孝光云郊祀若頌饒歌鼓吹若雅琴曲雜詩若  
國風此就樂府言之耳若通舉一代則唐山諸篇於  
頌韋孟諸篇於雅枚李諸篇於風體制格調尤近  
饒歌詞句難解多由脫誤致然觀其命名皆雅緻之  
極如戰城南將進酒巫山高有所思臨高臺朱鷺上  
陵芳樹雉子班君馬黃等後人一一以入詩無不佳者

視他樂府篇目尤爲過之意當時製作工不可言今  
所存意義明了僅十二三耳而皆無完篇殊可惜也  
石流上邪等篇名亦當有脫誤字與諸題不類  
漢四言自有二派安世諷諫自劾等篇典則淳深商  
周之遺軌也黃鵠紫芝八公等篇瑰奇風藻魏晉之  
前驅也

唐山後東平武德歌韋孟後傳毅勵志詩皆典實不  
浮差可紹響然高古渾噩大弗如也

秦嘉述晷語雖簡短而和平雅則諷咏有餘白狼三  
章太淺無味明堂五章太質無文皆出此下



高帝黃鵠歌是月明星稀諸篇之祖非雅頌體也然  
氣槩橫放自不可及後惟孟德老驥伏櫪四語奇絕  
足當若山不厭高及仲達天地開闢等句雖規模宏  
遠漸有蹊逕可尋

子建責躬一章詞義高古幾並二韋應詔贍而不冗  
整而有序得繁簡文質之中絕可師法朔風稍露詞  
人脚手格調在漢魏間來日大難是樂府非風雅體  
也

魏陳思下仲宣數章間有穉語而典則雅馴去漢未  
遠子桓篇什雖衆雅頌則微公幹諸人家數絕響至

稽阮乃復大演而四言又一變矣

臨淄矯志大類銘箴邯鄲答贈無殊簡牘薛瑩獻主章疏之體晉人獨漉樂府遺風皆非四言本色甚矣合作之難也

四言漢多主格魏多主詞雖體有古近各自所長晉諸作者浮慕三百欲去文存質而繁靡板垛無論古調並工語失之今觀二陸潘鄭諸集連篇累牘絕無省發雖多奚爲

傅毅廸志詩亦法二韋典則近之高古不逮然東京整瞻獨見此章叔夜幽憤抑又下矣

叔夜送人從軍至十九首已開晉宋四言門戶然雄辭彩語錯互其間未令人厭至士龍兄弟泛濫靡冗動輒千言讀之數行掩卷思睡說者謂五言之變昉於潘陸不知四言之亡亦晉諸子爲之也宋齊顏謝迺相祖述遂成有韻之文梁陳隋氏棄而不講風雅湮沒匪朝夕矣

晉以下若茂先勵志廣徵補亡季倫吟嘆等曲尚有前代典刑康樂絕少四言元亮停雲榮木類其所爲五言要之叔夜太濃淵明太淡律之大雅俱偏門四言句法高古者已經前人采摭自餘精工奇麗代

有名篇雖非本色不可盡廢漫爾筆之仲長統乘雲  
無轡騁風無足沆瀣當餐九陽代燭竇玄妻茕茕白  
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秦嘉皎皎明月皇  
皇列星嚴霜慘悽飛雪覆庭魏武山不厭高海不厭  
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  
匝無枝可依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  
已文帝丹霞蔽日采虹垂天山谷潺潺葉落翩翩上  
山采薇薄暮苦饑溪谷多風霜露沾衣芙蓉含芳菡  
萏垂榮朝采其實夕珮其英東阿昔我初遷朱華未  
稀今我旋止素雪云飛月落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

門饑不及餐子好芳草豈忘爾貽榮華將茂秋霜瘁  
之晉宣帝天地開闢日月重光肅清萬里總齊八方  
叔夜目送飛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步兵  
青陽曜靈和風容與明月映天甘露被宇士衡來日  
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右諸語或類古  
詩或類樂府或近文詞較之雅頌則遠皆四言變體  
之工者典午以後卽此類不易得矣

上古四言明良喜起無論若康衢擊壤後之識者疑  
信相參然語大類典謨非周末所能僞也次則穆滿  
二章亦自淳雅紫玉一歌實開後世情感之祖而語

不甚類春秋如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能  
暫忘酷似東京樂府恐漢人取高帝黃鵠歌擬也

晉樂府四言有絕似漢人者如獨漉篇全章逼近又  
隴頭謠隴頭之水流離四下嗟我行役飄然中野安  
東平淒淒烈烈北風爲雪船道不通步道斷絕皆相  
去不遠齊梁後此調不復覩矣

魏武短歌行二篇其一對酒當歌末四語含寄已自  
不淺其一亦四言首言西伯次齊桓又次言晉文則  
終篇皆挾天子令諸侯三分天下之意而猶以尊王  
攘寇臣節不墜爲盛德噫孟德之心不待分香賣履

而後見矣

魏武對酒當歌子建來日大難已乖四言面目然漢人樂府本色尚存如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自惜袖短內手知寒親交在門饑不及食之類至嗣宗叔夜一變而華瞻精工終篇詞人

語矣

太白云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束之以聲調俳優哉唐人能爲此論自是太白然李集四言甚稀如百憂雪讒來日大難等篇以較漢魏遠甚要之李五言不能脫齊梁則所稱四言亦非雅頌之謂也

老杜無四言詩然羌村崢嶸赤雲西出塞朝進上東門二篇實得風騷遺意惜不盡脫唐調耳

太白獨漉篇羅幃卷舒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四語獨近又公無渡河長短句中有絕類漢魏者至格調翩翩望而知其太白也

退之琴操子厚鼓吹銳意復古亦甚勤矣然琴操於文王列聖得其意不得其詞鼓吹於饒歌諸曲得其調不得其韻其猶在晉人下乎

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意則美矣然語非商周本色

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懽娛不終玉尊翠杓



爲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懽樂雖出唐人小說月明星稀之後實僅見此蘇黃謂非子建太白不能然太白不如此閒雅頗類子建來目大難中語

世以樂府爲詩之一體余歷考漢魏六朝唐人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近體排律絕句樂府皆備有之練時日雷震震等篇三言也箜篌引善哉行等篇四言也雞鳴隴西等篇五言也烏生鴈門等篇雜言也妾薄命等篇六言也燕歌行等篇七言也紫騮枯魚等篇五言絕也皆漢魏作也挾瑟歌等篇七言絕也折楊柳梅花落等篇五言律也皆齊梁人

作也虞世南從軍行耿漳出塞曲五言排律也沈佺期盧家少婦王摩詰居延城外七言律也皆唐人作也五言長篇則孔雀東南飛七言長篇則李蘭歌是樂府於諸體無不備有也

漢樂府多於古詩六朝相半盛唐前尚三之一中晚而下至於宋元律詩日盛古體且寥寥矣况樂府哉樂府三言須模倣郊祀裁其峻峭劑以和平四言當擬則房中加以春容暢其體製五言熟習相和諸篇愈近愈工無流艱澁七言間效鏡歌諸作愈高愈雅毋墮卑陋五言律絕步驟齊梁不得與古體異七言

律絕宗唐初盛不得與近體同此樂府大法也

三百篇薦郊廟被絃歌詩卽樂府樂府卽詩猶兵寓於農未嘗二也詩亡樂廢屈宋代興九歌等篇以侑樂九章等作以抒情途轍漸兆至漢郊祀十九章古詩卅九首不相爲用詩與樂府門類始分然厥體未甚遠也如青青園中葵曷異古風盈盈樓上女靡非樂府魏文兄弟崛起建安擬則前規多從樂府唱酬新什更創五言節奏旣殊格調更別自是有專工古詩者有偏長樂府者梁陳而下樂府古詩變而律絕唐人李杜高岑名爲樂府實則歌行張籍王建卑淺

相矜長吉庭筠怪麗不與唐末五代復變詩餘宋人之詞元人之曲製作紛紛皆曰樂府不知古樂府其亡久矣

取樂府之格於兩漢取樂府之材於三曹以三曹語入兩漢調而渾融無迹會於騷雅噫未易言也

樂府之體古今凡三變漢魏古詞一變也唐人絕句一變也宋元詞曲一變也六朝聲偶變唐之漸乎五季詩餘變宋之漸乎

唐歌曲如水調歌涼州伊州之類止用五七言絕近體間有采者亦截作絕歌至五七言古全不入

樂

古樂府近代寥寥者房中郊祀典與難入饒歌橫吹  
艱詰難通相和雜謠悃質難會後人讀郊祀饒歌則  
見以爲太深讀相和清平則見以爲太淺故二者茫  
無入手其病皆在習近體不習古風熟唐音不熟漢  
語耳若爛讀上古歌謠及三百篇兩漢諸作溯其源  
流得其意調一旦悟入真有手舞足蹈樂不自<sub>支</sub>  
熟參國風雅頌之體則郊祀房中若建瓴矣熟讀白  
雲黃鵠等辭則相和清平如食蔗矣

詩與文判不相入樂府乃時近之安世歌多用實字  
如慈孝肅雍之類語之近文者也鼓吹曲多用虛字

如者哉而以之類句之近文者也相和諸曲鴈門折楊柳等篇則純是文詞去詩反遠矣

郊祀用實字愈實愈典饒歌用虛字愈虛愈奇皆妙於用文者也而源流實本三百篇蓋雅頌語多典實虛字助語則全詩所同但饒歌下得更奇耳

鴈門太守行通篇皆贊詞折楊柳通篇皆戒詞名雖樂府實寡風韻魏武多有此體如度關山對酒行皆不必法也

樂府自魏失傳文人擬作多與題左前輩歷有辨論愚意當時但取聲調之諧不必詞義之合也其文士

之詞亦未必盡爲本題而作陌上桑本言羅敷而晉樂取屈原山鬼以奏陳思置酒高堂上題曰空簇引一作野田黃雀行讀其詞皆不合蓋本公讌之類後人取填二曲耳其最易見者莫如唐樂府所歌絕句或節取古詩首尾或截取近體半章於本題面目全無關涉細考諸人原作則咸自有謂非緣樂府也

今欲擬樂府當先辨其世代覈其體裁郊祀不可爲饒歌饒歌不可爲相和相和不可爲清商擬漢不可涉魏擬魏不可涉六朝擬六朝不可涉唐使形神酷肖格調相當卽於本題乖迂然語不失爲漢魏六朝

詩不失爲樂府自足傳遠苟不能精其格調幻其形神卽於題面無毫髮遺憾焉能有亡哉

樂府大篇必倣漢魏小言間取六朝近體旁參唐律用本題事而不失本曲調上也調不失而題小舛次也題甚合而調或乖則失之千里矣近代詩流率精於證題而疎於合調漫發此論

董逃行實緣董卓作然本曲已全無此意至魏武乃言長生陸機則感時運傳玄復託夫婦咸自足傳玄詩遂爲六言絕唱唐元稹張籍兢用本事而卑弱靡瑣了無發明余謂擬魏晉樂府儘仍其誤不妨乃反



有古色正如二王字律之六書有大謬者後人皆故  
學之近時諸公自是正論余恐面目愈合形神愈離  
復聞茲義第難爲拘拘者道也

明李何樂府重述秋  
胡亦止用本調彼非

不知事實者  
政恐離去耳

漢古八變歌文繁於質景富於情恐是曹氏弟兄作  
漢人語亦有甚麗者然文蘊質中情溢景外非後世  
所及也

晉樂府奏子建明月照高樓詩中四句云北風行蕭  
蕭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泪墮不能止陳王本辭  
所無殊類魏武語也

左延年秦女休行叙事真朴黃初樂府之高者

傳玄麗烈婦蓋效女休作者辭義高古足亂東西京  
樂府叙事魏晉僅此二篇

繁欽定情氣骨稍弱陳思而整贍都雅宛篤有情同  
聲之後此作爲最

漢郊祀歌十九章以爲司馬相如等作而青陽朱明  
四章史題鄒子樂名按四章體氣如一皆四字爲句  
辭雖淳古而意極典明當出一人之手是爲鄒作無  
疑前有帝臨一章與四篇絕類章法長短正同蓋五  
篇共序五帝亦鄒作無疑史缺文耳餘練時日等篇

辭極古奧意致幽深錯以流麗大率祖騷九歌然騷語和平而此太峻刻至天門景星篇中間有句讀難定文義眇通處日出入一篇絕與饒歌相類又與郊祀體殊大率非一人作未可據爲長卿也

練時日騷辭也維泰元頌體也二篇章法絕整練時日三言之極奇者惟泰元四言之極典者一則瞻麗精工一則淳質古雅後人擬郊祀者當熟讀爲法華燁燁赤蛟二章類練時日青陽四章短體之工者亦當熟參

饒歌十八章漫不得其所自郊祀則全樂首尾具存

練時日迎神也帝臨五篇五帝也惟泰元元精也天地日出入三大也天馬景星靈芝白麟赤鴈諸瑞也赤蛟送神也

天門開亦當是時事也皇五帝亦當是諸所祀神或一時有所感應故列天馬

也

擬郊祀須得其體氣典與處擬饒歌須得其步驟神奇處雖詰屈幽玄必意義可尋愈玩愈古乃佳若牽強生澁辭旨不通而以爲漢匪所知也

饒歌十八章說者咸謂字句訛脫及聲文混淆固然要亦當時體製大槩如此如郊祀歌日出入象載瑜樂府鳥生八九子等篇步驟往往相類豈皆訛脫混

清耶又魏繆襲吳韋昭晉傅玄皆有擬饒歌辭當時  
去漢未遠諸人固應見其全文而所擬辭節奏意度  
亦絕與今所傳漢詞相類推此論之饒歌體製槩可  
見矣

饒歌如上之回巫山高戰城南三篇皆首尾一意文  
義瞭然間有數字艱詰耳若馬黃一篇章法尤爲整  
比斷非訛脫也而有所思一篇題意語詞最爲明了  
大類樂府東門行等上邪言情臨高臺言景並短篇  
中神品無一字難通者妃呼稀收中吾二句或是其  
去當直爲衍文不害全篇美也上陵一篇尤奇麗微

覺斷續後半類郊祀歌前半類東京樂府蓋羽林郎陌上桑之祖也

餘篇若山有黃雀亦有羅雀以高飛柰雀何

又如張語駕

六飛龍四時和

聖人出

拉查高飛暮安宿

思悲翁

何用葺

之蕙用蘭

翁離

皆此體之筌蹄魏晉諸人極力彷彿者

讀繆襲傳玄辭可見今徒取其字句訛脫不通處以

擬鏡歌此非口舌可爭第取魏晉諸人製作讀之自

當以余爲獨見也

餘章法句法字法悉在前條所舉諸篇中熟讀自得之

芳樹一篇不甚可解而君有他心樂不可禁二語殊爲妙絕然是樂府四言所自出亦曹李諸人之祖非

風雅體也

郊祀饒歌諸作凡結語率以延齡益算爲言蓋主祝  
頌君上陰庇神休體故當爾樂府諸作亦有然者意  
致率同後學或以爲漢人套語非也甄后塘上行末  
言從軍致獨樂延年壽千秋本漢詩遺意而注家以  
爲婦人纏綿忠厚由不熟東西京樂府耳

樂府尾句多用今日樂相樂等語至有與題意及上  
文略不相蒙者舊亦疑之蓋漢魏詩皆以被之絃歌  
必燕會間用之尾句如此率爲聽樂者設卽郊祀延  
年意也讀古人書有不得解處能多方參會當自瞭

然

史游急就篇第三十二章云漢地廣大無不容盛萬  
方來朝臣妾使令邊境無事中國安寧百姓承德陰  
陽和平風雨時節莫不滋榮災蝗不起五穀熟成賢  
聖並進博士先生長樂無極老復丁右與漢郊祀歌  
青陽朱明等章絕類至雜置白狼磐木三章殆不可  
辯楊用修馮汝言俱未拈及錄其全文于此以諗好  
古者

王長公云馮汝言采古詩無所不備第易林千  
文等皆四言遺法余謂全章近似莫如此篇

又三十四章云山陽過魏長沙北地馬飲漳鄴及清  
河雲中定襄與朔方代郡上谷右北平遼東濱西上



平岡酒泉彊弩與燉煌居邊守塞備胡羌遠近還集  
殺胡王漢土興隆中國康此章亦甚類鴈門太守等  
行

又第三十三章末云與天相保無終極建號垂統解  
拂鬱四民康寧咸來服集河須念慮合爲一亦類郊  
祀又三十六二十七二章俱頗近雜樂府詞

折楊柳之類

王元美秣苑卮言云柏梁體中枇杷橘栗李梅桃雖  
極可笑然亦有所自蓋宋玉招魂篇中語也余戲謂  
此句遂爲急就一書所自出諸篇中皆此體也

漢仙詩若上元太真馬明皆浮艷太過古質意象亦

不復存俱後人僞作也漢樂府中如王子喬及仙人  
騎白鹿等雖間作麗語然古意淳鬱其間次則子建  
五遊升天諸作詞藻宏富而氣骨蒼然景純遊仙體  
格頓衰尚多致語下此無論矣

思王野田黃雀行坦之云詞氣縱逸漸遠漢人昌穀  
亦云錐處囊中鋒穎大露二君皆自卓識然此詩實  
倣翩翩堂前燕非十九首調也第漢詩如爐冶鑄成  
渾融無迹魏詩雖極步驟不免巧匠雕鐫耳

樂府長短句體亦多出離騷而辭大不類樂府入俗  
語則工離騷入俗字則拙如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

子兮未敢言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欲君兮君不知句  
格大同工拙千里蓋榜柅實風謠類非騷本色也

波滔天堯咨嗟大禹湮百川兒啼不窺家其害乃去  
茫然風沙太白之極力於漢者也然詞氣太逸自是  
太白語免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  
棄路傍子美之極力於漢者也然音節太亮自是子  
美語

文章自有體裁凡爲某體務須尋其本色庶幾當行  
柴棗歸去來辭說者謂雖本楚聲而無其哀怨切蹙  
之病不知不類楚詞正坐阿堵中如停雲采菊諸篇

非不夷猶恬曠然第陶一家語律以建安面目頓自  
懸殊况三百篇十九首耶

唐人諸古體四言無論爲騷者太白外王維顧况三  
二家皆意淺格卑相去千里若李杜五言大篇七言  
樂府方之漢魏正果雖非最上猶是大乘韓琴曲柳  
饒歌彷彿聲聞階級此外蔑矣

詩數

詩經二

古詩中

二二二

東越胡氏

四言簡質句短而調未舒七言聲厚文繁而聲易雜  
折繁簡之衷居文質之要蓋莫尚於五言故三代而  
下兩漢以還文人執士平生精力咸萃斯道至有以  
一篇之善半簡之工名流華貊譽徹古今者曰雕虫  
小技吾弗信矣

五言盛於漢暢於魏衰於晉宋亡於齊梁漢品之神  
也魏品之妙也晉宋品之能也齊梁陳隋品之雜也  
漢人詩質中有文文中有質渾然天成絕無痕迹所

以冠絕今古魏人瞻而不排華而不弱然文與質離  
矣晉與宋文盛而質衰齊與梁文勝而質滅陳隋無  
論其質卽文無足論者

無意於工而無不工者漢之詩也有意於工而無不  
工者漢之賦有意於工而不能工者漢之騷

魏之氣雄於漢然不及漢者以其氣也晉之詞工於  
漢然不及漢者以其詞也宋之韻超於漢然不及漢  
者以其韻也

四言風

兩漢圓不加 方不踰矩

矣

騷本雜

四言不能不變而五言古風不能不變而近體勢也  
亦時也然詩至於律已屬俳優況小詞艷曲乎宋人  
不能越唐而漢而以詞自名宋所以弗振也元人不  
能越宋而唐而以曲自喜元所以弗永也

詩文固係世運然大槩自其創業之君漢祖大風雄  
麗閎遠黃鵠惻愴悲哀魏武沉深古樸骨力難侔唐  
文綺繪精工風神獨暢故漢魏唐詩冠絕今古宋元  
二祖片語無聞宜其不競乃爾

漢稱蘇李然武帝蘇李儔也魏稱曹劉然文帝曹劉  
匹也唐稱李杜然玄宗李杜流也三君首倡六子並

驅盛絕千古非偶然也

古詩浩繁作者至衆雖風格體裁人以代異支流原委譜系具存炎劉之製遠紹國風曹魏之聲近沿枚李陳思而下諸體畢備門戶漸開阮籍左思尚存其質陸機潘岳首播其華靈運之詞淵源潘陸明遠之步馳驟太冲有唐一代拾遺草創實阮前踪太白縱橫亦鮑近矧少陵才具無施不可而憲章祖述漢魏六朝所謂風雅之大宗藝林之正朔也

古詩軌轍殊多大要不過二格以和平渾厚悲愴婉麗爲宗者卽前所列諸家有以高閒曠逸清遠玄妙



爲宗者六朝則陶唐則王孟常儲韋柳但其格本一  
偏體靡兼備宜短章不宜鉅什宜古選不宜歌行宜  
五言律不宜七言律歷考前人遺集靡不然者中惟  
右丞才高時能旁及至於本調以劣諸子餘雖深造  
自得然皆株守一隅才之所趨力故難強

五言古先熟讀國風離騷源流洞徹乃盡取兩漢襍  
詩陳王全集及子桓公幹仲宣佳者枕藉諷詠工深  
日遠神動機流一旦吮毫天真白露骨格既定然後  
沿迴阮左以窮其趣顏頡陸謝以采其華旁及陶韋  
以澹其思博考李杜以極其變超乘而上可以掩迹

千秋循轍而趨無忝名家一代

擬詩於文則東西二京先秦戰國也魏西漢也晉東都也六代文如其詩唐人詩勝於文

準古於律則安世房中唐之初也枚李張蔡唐之盛也晉宋唐之中也梁陳唐之晚也魏中盛之交也齊中晚之界也

統論五言之變則質滴於魏體排於晉調流於宋格喪於齊

兩漢之詩所以冠古絕今率以得之無意不惟里巷歌謠匠心信口卽枚李張蔡未嘗鍛鍊求合而神聖

工巧備出天造今欲爲其體非苦思力索所辦當盡  
取漢人一代之詩玩習疑會風氣性情纖悉具領若  
楚大夫子身處莊岳庶幾齊語建安黃初才涉作意  
便有階級可尋門戶可入匪其才不逮時不同也  
兩漢諸時惟郊廟頗尚辭樂府頗尚氣至十九首及  
諸襍詩隨語成韻隨韻成趣辭藻氣骨略無可尋而  
興象玲瓏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動天地魏氏而  
下文逐運移格以人變若子桓仲宣士衡安仁景陽  
靈運以詞勝者也公幹太冲越石明遠以氣勝者也  
兼備二者惟獨陳思然古詩之妙不可復覩矣

詩不易作者五言古尤不易作者古樂府然樂府貴得其意不得其意雖極意臨摹終篇勦襲一字失之猶爲千里得其意則信手拈來縱橫布置靡不合節正禪家所謂悟也然殊不易言矣

嚴氏以禪喻詩旨哉禪則一悟之後萬法皆空棒喝怒呵無非至理詩則一悟之後萬象冥會呻吟咳唾動觸天真然禪必深造而後能悟詩雖悟後仍須深造自昔瑰奇之士往往有識窺上乘業阻半途者古詩自質然甚文自直然甚厚上山採藤蕪四坐且莫喧翩翩堂前燕洛陽城東路長安有狹邪等皆閤

巷口語而用意之妙絕出千古建安如應璩三叟殊愧雅馴阮瑀孤兒畢露筋骨漢魏不同乃爾

樂府至詰屈者朱鷺臨高臺等篇至峻絕者烏生東門行等篇然學者苟得其意而刻酷臨摹則亦無大相遠故曹氏父子往往近之至古詩和平淳雅驟讀之極易然愈得其意則愈覺其難蓋樂府猶有句格可尋而古詩全無興象可執此其異也

詩之難其十九首乎畜神奇於溫厚寓感愴於和平意愈淺愈深詞愈近愈遠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蓋千古元氣鍾孕一時而枚張諸子以無意發之故

能詣絕窮微掩映千古世以晚近之才一家之學步其遺响卽國工大匠且瞠乎後況其餘者

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魯直詩也古人遺墨率有暎遜可尋惟禊帖則探之莫得其端測之莫窮其際光堯語也二君所論書法耳然形容十九首極爲親切非沉涵其中不易知也

郊廟饒歌似難擬而實易猶畫家之於佛道鬼神也

古詩樂府似易擬而實難猶畫家之於狗馬人也

東西京興象渾淪本無佳句可摘然天工神力時有

獨至搜其絕到亦略可陳如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

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  
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青青陵上栢磊磊澗中  
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  
輓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  
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  
老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浩茫陰陽數年命如朝  
露萬世更相送賢聖莫能度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  
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人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  
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  
別置之懷袖中三歲字不滅誓言在帶社之間奇出

塵劫之表用意警言絕談理玄微有鬼神不能思造化不能秘者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  
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歡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  
穆穆清風至吹我羅衣裾青袍似春草長飈隨風舒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  
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



等句皆千古言景叙事之祖而深情遠意隱見交錯

其中且結構天然絕無痕迹非大冶鎔鑄何能

至此

古詩正與檀弓類蓋皆和平簡易而其叙致周折語

意神奇處更千百年大匠國工殫精竭力不能

恍惚

嚴羽卿論詩六代以下甚分明至漢魏便鶻突由此

處勘覈未破黃蘗所謂融大師橫說豎說尚未得向

上關捩子也昌穀始中要領大暢玄風

秦嘉夫婦往還曲折具載詩中真事真情千秋如在

非他託興可以比肩

曹劉阮陸之爲古詩也其源遠其流長其調高其格

正陶孟韋柳之爲古詩也其源淺其流狹其調弱其格偏

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  
雖旨趣深婉音節鮮明特甚作唐絕則千古妙倡爲  
漢體乃六代先驅

初讀君子防未然以爲類曹氏兄弟作及觀子建集  
中亦載此首則非漢人信矣

蘇李錄別枚蔡言情嗣宗感懷太冲咏史靈運紀勝  
雖代有後先體有高下要皆古今絕唱爲其題者不  
用其格便非本色一剽其語決匪名家

古詩短體如十九首長篇如孔雀東南飛皆不假雕琢工極天然百代而下當無繼者

三曹魏武太質子桓樂府雜詩十餘篇佳餘皆非陳思比

建安首稱曹劉陳王精金粹璧無施不可然四言源出國風雜體規模兩漢軌躅具存第其才藻宏富骨氣雄高八斗之稱良非溢美公幹才偏氣過詞仲宣才弱肉勝骨應徐陳阮篇什寥寥間有存者不出子建範圍之內晉則嗣宗咏懷興寄冲遠太冲咏史骨力莽蒼雖途轍稍岐一代傑作也安仁士衡實曰冢

嫡而排偶漸開康樂風神華暢似得天授而駢儷已極至于玄暉古意盡矣

子建名都白馬美女諸篇辭極瞻麗然句頗尚工語多致飾視東西京樂府天然古質殊自不同

古詩降魏雖加雄贍溫厚漸衰阮公起建安後獨得遺嚮第文多質少詞衍意狹東西京則不然愈樸愈巧愈淺愈深

步兵咏懷其音响漢與魏之間也其語與格則晉也茲所以反不如魏歟

何仲默云陸詩體排語不排謝則體語俱俳可謂干

古卓識

仲默稱曹劉阮陸而不取陶謝陶阮之變而淡也唐古之濫觴也謝陸之增而華也唐律之先兆也

士龍文章差亞乃昆詩遠不如中散不以詩名然四言亦有佳處

齊梁陳隋世所厭薄而其琢句之工絕出人表用於古詩不足唐律有餘初學暫置可也若終身不敢過目卽品格造詣槩可知矣

子建雜詩全法十九首意象規模酷肖而奇警絕到弗如送應氏贈王粲等篇全法蘇李詞藻氣骨有餘

而清和婉順不足然東西京後惟斯人得其具體  
魏文雜詩漫漫秋夜長獨可與屬國並驅然去少卿  
尚一線也樂府雖酷是本色時有俚語不若子建純  
用已調蓋漢人語似俚非俚此最難體認處

怨歌行舊謂古辭文章正宗作子建今觀前爲君旣  
不易十餘語誠然至皇靈大動變等不類子建恐是  
漢末人作

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卽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  
憂也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櫳軒卽兩宮遙相望雙闕  
百餘尺也借問歎者誰云是蕩子妻卽昔爲倡家女

今爲蕩子婦也愿爲比翼鳥施翮起高翔卽思爲雙  
飛燕啣泥巢君屋也子建詩學十九首此類不一而  
漢詩自然魏詩造作優劣具見

詩不可以一首得失槩一人終身詩家咸謂蒲生不  
如塘上信矣然可謂子建之才不如甄后耶若余所  
舉數條則彼此皆常語而常語之中具見優劣且諸  
作多爾非若楊用修品題李杜與羽鉤金也

漢人詩無句可摘無瑕可指魏人詩間有瑕然尚無  
句也六朝詩較無瑕然而有句也

曹公月明星稀四言之變也子建名都白馬樂府之

變也士衡吳趨塘上五言之變也

庾信謂子建譽冠千古實遜父兄論樂府也讀者不可偏泥

班姬團扇文君白頭徐淑寶釵甄后塘上漢魏婦人遂與文士並驅六代至唐蔑矣

漢兵日夜至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决非虞美人作

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李陵逸詩也子建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全用此句而不用其意遂爲建安絕唱少陵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正用其意而少



變其句亦爲唐古崢嶸今學者第知曹杜二句之妙而不知其出於漢也

泛觀前三句則子建魏詩之神杜陵唐體之妙而少卿不過漢品之能若究竟言則明月流光雖神韻迥出實靈運玄暉造端落月屋梁頗類常建昌齡亦非杜陵本色少卿雖平平然自是漢人語

鰕鮒篇太冲詠史所自出也遠遊篇景純游仙所自出也南國有佳人等篇嗣宗諸作之祖公子敬愛客等篇士衡羣製之宗諸子皆六朝巨擘無能出其範圍陳思所以獨擅八斗也

情懷  
三十一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謝靈運清輝能娛人游子  
澹忘歸祖之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謝玄暉金波  
麗鳩鵲玉繩低建章祖之然明月高樓去漢尚不遠  
凝霜飛閣不惟兆端齊宋抑且門戶梁陳

魏文朝與佳人期日夕殊未來康樂園景蚤已滿佳  
人猶未適文通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愈衍愈工  
然魏宋梁體自別

嚴謂建安以前氣象渾淪難以句摘此但可漢古詩  
若高臺多悲風明月照高樓思君如流水皆建安語  
也子建子桓工語甚多如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

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之類句法字法稍稍透露  
仲宣公幹以下寂寥自是其才不及非以渾淪難摘  
故也

漢人詩不可句摘者章法渾成句意聯屬通篇高妙  
無一蕪蔓不著浮靡故耳子桓兄弟努力前規章法  
句意頃自懸殊平調頗多麗語錯出王劉以降敷衍  
成篇仲宣之淳公幹之峭似有可稱然所得漢人氣  
象音節耳精言妙解求之邈如嚴氏往往漢魏並稱  
非篤論也

子建華瞻精工類左國步兵虛無恬憺類莊列太冲

縱橫豪逸類子長

魏三應德璉諸作頗雅馴璩瑗各有雜詩如哲人觀  
未形愚夫闇明白貧子語窮兒無錢可把撮之類皆  
鄙俚不詞之甚不知者以爲近漢此正毫釐千里者  
也無論三曹視三謝便自霄壤可以世代爲限耶

世謂晉人以還方有佳句今以衆所共稱者彙集於  
此太冲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士衡和風飛清響  
織雲垂薄陰景暘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暘谷景純左  
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休奕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  
長正長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顏遠富貴他人合

貧賤親戚離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日暮天  
無雲春風扇微和康樂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池  
塘生春草園林變鳴禽叔源景昃鳴禽夕水木湛清  
華延之鸞翮有時銖龍性誰能馴玄暉金波麗鵲  
玉繩低建章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吳興庭臯木  
葉下隴首秋雲飛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文通日  
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梁武金風徂清夜明月懸洞  
房明遠繡甍結飛霞璇題納行月馬毛縮如蝟角弓  
不可張仲言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露滋寒塘草  
月映清淮流蕭瑟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王藉蟬

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休文標峰彩虹外置嶺白雲  
間王融高樹升夕烟層樓滿初月皆精言秀調獨步  
當時六朝諸君子生平精力罄於此矣

謝氏兄弟佳句尚多此不

錄備

青青河畔草相傳蔡中郎作中郎文遠遜西京而此  
詩之妙獨絕出千古語斷而意屬曲折有餘而興寄  
無盡卽蘇李不多見

青青河畔草斷而續近而遠五言之騷也昔有霍佳  
奴整而條麗而典五言之賦也孔雀東南飛質而不  
俚詳而有體五言之史也而皆渾朴自然無一字造

作誠爲古今絕唱

歌行則太白多近賢王楊多近賦  
子美多近史然皆非三古詩凡

子建七哀三良觀鬪雞贈徐幹仲宣公幹並賦而優  
劣自見

今人律則稱唐古則稱漢然唐之律遠不若漢之古  
漢自十九首蘇李外餘郊廟饒歌樂府及諸雜詩無  
非神境卽下者猶踞建安右席唐律惟開元天寶元  
白而後寢入野狐道中今人不屑爲者往往而是亦  
時代使然哉

長篇孔雀東南飛斷不可學則李杜二家滔滔莽莽  
其長亦不容掩然大須酌量勿得造次

杜之北征述懷皆長篇叙事然高者尚有漢人遺意  
平者遂爲元白濫觴李之送魏萬等篇自是齊梁但  
才力加雄辭藻增富耳

陳王古詩獨擅然諸體各有師承惟陶之五言開于  
古平淡之宗杜之樂府掃六代沿洄之習真謂自起  
堂奧別創門戶然終不以彼易此者陶之意調雖新  
源流匪遠杜之篇目雖變風格靡超故知三正迭興  
未若一中相授也

四傑梁陳也子昂阮也高岑沈鮑也曲江鹿門王丞  
常尉昌齡光義宗元應物陶也惟杜陵出塞樂府有



漢魏風而唐人本色時露太白幾薄建安實步兵記  
室康樂宣城及拾遺格調耳李于鱗云唐無五言古  
詩而有其古詩可謂具眼

備諸體於建安者陳王也集大成於開元者工部也  
青蓮才之逸並駕陳王氣之雄齊驅工部可謂撮勝  
二家第古風旣乏溫淳律體微乖整栗故令評者不  
無軒輊

三百篇非一代音也十九首非一人作也古今專門  
大家吾得三人陳思之古拾遺之律翰林之絕皆天  
授非人力也

唐初承襲梁隋陳子昂獨開古雅之源張子壽首創清澹之派盛唐繼起孟浩然王維儲光羲常建韋應物本曲江之清澹而益以風神者也高適岑參王昌齡李頎孟雲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氣骨者也古詩自有音節陸謝體極排偶然音節與唐律迥不同唐人李杜外惟嘉州最合襄陽常侍雖意調高遠至音節時入近體矣

孟五言不甚拘偶者自是六朝短古加以聲律便覺神韻超然此其占便宜處英雄欺人要領未易也

常侍五言古深婉有致而格調音節時有參差嘉州

清新奇逸大是俊才質力造詣皆出高上然高黯淡之內古意猶存岑英發之中唐體大著

高岑並工起語岑尤奇峭然擬之宣城格愈下矣儲光羲閒婉真至農家者流往往出王孟上常建語極幽玄讀之使人冷然如出塵表然過此則鬼語矣韋左司大是六朝餘韻宋人目爲流麗者得之儀曹清峭有餘閒婉全乏自是唐人古體大蘇謂勝韋非也

唐初五言古殊少佳者王楊沈宋集中一二僅存皆非合作無論漢魏遠却齊梁此時古意垂燼而律體

驟開諸子當強弩之末鼎革之初故自不得超也

唐初惟文皇帝京篇藻贍精華最爲傑作視梁陳神韻少減而富麗過之無論大略卽雄才自當驅走一世然使三百年中律有餘古不足已兆端矣

子昂感遇盡削浮靡一振古雅唐初自是傑出蓋魏晉之後惟此尚有步兵餘韻雖不得與宋齊諸子並論然不可槩以唐人近世故加貶抑似非篤論第自三十八章外餘自是陳隋格調與感遇如出二手

審言集殊乏五言僅亂石一二首任期間出大槩非長之問篇什頗盛意似規模三謝第律語時時雜之

崔融有氣骨而未成就薛稷郊陝之外亡復他章

仲默云右丞他詩甚長獨古作不逮讀其集大篇句語俊拔殊乏完章小言結構清新所少風骨孟五言秀雅不及王而閻澹頗自成局

高氣骨不逮嘉州孟材具遠輪摩詰然並驅者高岑悲壯爲宗王孟閻澹自得其格調一也

世多謂唐無五言古篤而論之才非魏晉之下而調襍梁陳之際截長切短蓋宋齊之政耳如文皇帝京之什允濟廬岳之章子昂感遇之篇道濟五君之咏浩然疎雨之句薛稷郊陝之吟太白古風書懷少陵

差村出塞儲元義之田舍王摩詰之山庄高常侍之  
紀行岑補闕之覽勝孟雲卿古離別王昌齡放歌行  
李頎塞下曲常建太白峰韋左司郡齋柳儀曹南澗  
顧况棄婦李端洞庭昌黎秋懷東野感興皆六朝之  
妙詣兩漢之餘波也

樂府則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迹風雅蜀道難遠別  
離等篇出眾入神惝恍莫測兵車行新婚別等作述  
情陳事懇惻如見張王欲以拙勝所謂差之釐毫溫  
李欲以巧勝所謂謬於千里

殷璠詩選以常建爲第一張爲句圖以孟雲卿爲高

古與逸主二子皆盛唐名家常幽深無際孟古雅有  
餘常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今與山鬼鄰殘兵哭  
遼水絕是長吉之祖孟朝日上高堂離人怨秋草少  
壯無會期水深風浩浩劇爲東野所宗

少陵不效四言不做離騷不用樂府舊題是此老曾  
中壁立處然風騷樂府遺意杜往往深得之太白以  
百憂等篇擬風雅鳴臯等作擬離騷俱相去懸遠樂  
府奇偉高出六朝古質不如兩漢較輸杜一籌也

楊用脩謂中唐後無古詩惟李端水國葉黃時溫庭  
筠昨日下午西洲及劉禹錫陸龜蒙四首然溫李所得

六朝緒餘耳劉陸更遠惟顧況棄婦詞末六句頗佳  
世多訾宋人仲詩然律詩猶知有杜至古詩第沾沾  
靖節蘇李曹劉邈不介意若十九首三百篇殆於高  
閣束之如蘇長公謂河梁出自六朝又謂陶詩愈於  
子建餘可類推黃陳曾呂名師老杜實越前規歐王  
梅蘇間學唐人靡關正始南渡尤楊范陸輩近體愈  
繁古風逾下新安倫鑒洞達諸所製作頗邈根源然  
非詩人本色其所宗法又子昂也宋末嚴儀卿識最  
高卓而才不足稱謝臯羽才頗縱橫而識無足取  
禪家戒事理二障余戲謂宋人詩病政坐此蘇黃好



用事而爲事使事障也程邵好談理而爲理縛理障也

元名家稱趙子昂虞伯生楊仲弘范德機揭曼碩外如元好問馬伯庸陳剛中李孝光楊廉夫薩天錫傅若金余廷心張仲舉輩不下十數家視宋人材力不如而篇什差盛步驟稍端然高者不過王孟高岑最上李供奉陳杜二拾遺耳六代風流無復染指況漢魏乎國初奎迪勃興衰運乃有遺古樂府諸篇雖格調未適而意象時近弘正迭興大振風雅天所以開一代信不虛也

由大曆而國初五百餘載中間歌行近體未嘗絕也  
獨古體寥寥宇宙間中興之績信陽北地斷不可誣  
古詩杜少陵後漢魏遺響絕矣至獻吉而始闢其源  
韋蘇州後六朝遺響絕矣至昌穀而始振其步故謂  
杜之後便有北地可也謂韋之後便有迪功可也  
宋主格元主調宋多骨元多肉宋人蒼勁元人柔靡  
宋人粗疎元人整密宋人學杜於唐遠元人學杜於  
唐近國朝下襲元風上監宋轍故虞楊范趙體法時  
參歐蘇黃陳軌躅永絕

蕭統之選鑒別昭融劉勰之評議論精鑒鍾氏體裁

雖具不出二書範圍至品或上中倒置詞則雅俚錯  
陳非蕭劉比也明則昌穀談藝可並雕龍廷禮正聲  
無慚文選

擬十九首自士衡諸作語已不倫六朝而後徒具篇  
名意態風神不知何在惟近仲默十八章格調翻翻幾  
欲近之樂府自晉失傳寥寥千載擬者彌多人者彌  
寡至於嘉隆剽歛斯極而元美諸作不襲陳言獨挈  
心印皆可超越唐人追蹤兩漢未可以時代論

詩至五言古五言古至兩漢無論中才卽大匠國工  
履冰袖手七言古卽不爾苟天才雄膽而能刻意前

規則縱橫排  
少滔滔莽莽  
千言不窮點  
筆立就無不  
可者然五言  
口才力不足  
可勉而能七  
言古非才力  
有餘斷不至  
也

詩藪  
古體中